

# 剪髮皇帝復辟記 (二)

張 或 弛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陰曆五月十三這天，星期日，溥儀在毓慶宮，陳寶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師傅一齊出現，面色都十分莊嚴『張勳一早就來了……』，還是陳師傅先開的口：



辨帥張勳，民國二年洗劫南京，引起國際干涉。六年又掀起復辟之役，看似近乎兒戲，其實却頗有隱情。

『他又請安來啦？』  
『不是請安，是萬事俱備，一切妥貼，來擁戴皇上復位聽政，大清復辟啦！』

他看見溥儀在發怔，趕緊說：『請皇上務要

答應張勳。這是為民請命，天與人歸……』

溥儀被這個突如其來的大事弄得昏昏然。溥儀呆呆地看着陳師傅，希望他多說幾句，讓他明白該怎麼當這個『真皇帝』。

『用不着和張勳說多少話，答應他就是了。』陳師傅胸有成竹地說，『不過不要立刻答應，先推辭，最後再說：『既然如此，就勉為其難吧。』』

溥儀回到養心殿，又召見了張勳。這次張

勳說的和他的奏請復辟摺上寫的差不多，只不過不像奏摺說的那麼斯文就是了。

『隆裕太后不忍一姓的尊榮，讓百姓遭殃，才下詔辦了共和。誰知辦的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國情，只有皇上復位，萬民才能得救。……』

聽他面奏完畢。溥儀說：『我年齡太小，無才無德，當不了如此大任。』張勳却誇了溥儀一頓，又把康熙皇帝六歲做皇帝的故事覆述一遍。聽他嘵嘵而言，溥儀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那個大總統怎麼辦呢？給他優待還是怎麼着？』

『黎元洪奏請讓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奏請就行了。』

『唔……』溥儀雖然還不明白，心想反正師傅們必是商量好了，現在他該結束這次召見了，就說：『既然如此，我勉為其難吧！』於是溥儀就又算是『大清帝國』的皇帝了。

張勳下去以後，陸續地有成批的人來給溥儀磕頭，有的請安，有的謝恩，有的連請安帶謝恩。後來奏事處太監拿了一堆已寫好的『上諭』。

頭一天一氣下了七道『上諭』：

即位詔；

黎元洪奏請奉還國政，封黎爲一等公，以彰殊典；

特設內閣議政大臣，其餘官制暫照宣統初年，現任文武大小官員均著照常供職；

授七個議政大臣（張勳、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和兩名內閣閣丞（張勳的參謀長萬繩武和馮國璋的幕僚胡嗣瑗）；

授各部尙書（外務部梁敦彥、度支部張鎮芳、參謀部王士珍、陸軍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寶）；

授徐世昌、康有爲弼德院正、副院長；

授原來各省的督軍爲總督、巡撫或都統（張勳兼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

據老北京人回憶當時北京街上的情形說，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戶懸掛龍旗，居民們沒辦法。只得用紙糊旗子來應付；接着，幾年沒看見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現了，一個一個好像從棺材裏面跑出來的人物；報館出了復辟消息的號外，售價比日報還貴。在這種奇觀異景中，到處可以聽到報販叫賣『宣統上諭』的聲音：『六個子兒買古董啊！這玩意過不了幾天就變古董，六個大銅子兒買件古董可不貴咧！』

這時前門外有些舖子的生意也大爲興隆。一種是成衣舖，趕製龍旗發賣；一種是估衣舖，清朝袍褂成了剛封了官的遺老們爭購的暢銷貨；另一種是做戲裝道具的，紛紛有人去央求用馬尾給

做假髮辮。在那些日子裏，紫禁城裏袍褂褂翎翎頂頂，人們腦後都拖着一條辮子。後來討逆軍打進北京城，又到處可以揀到丟棄的真辮子，據說這是張勳的辮子兵爲了逃命，剪下來扔掉的。假如那些進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點兒像報販那樣的眼光，能預料到關於辮子和上諭的命運，他們在開頭那幾天就不會那樣快活了。

## 十二天的復辟皇帝

在那些日子裏。沒有達到政治慾望的王公們，大不高興。張勳在發動復辟的第二天發出了一個禁止親貴干政的『上諭』，使他們十分激忿。醇親王又成了一羣貝勒貝子們的中心，要和張勳理論，還要親自找溥儀做主。陳寶琛聽到了消息，忙來囑咐溥儀說：

『本朝辛亥讓國，就是這般王公親貴干政鬧出來的，現在還要鬧，真是胡塗已極！皇上萬不可答應他們！』

溥儀當然信從了師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們並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尋找對策。這個對策還沒想好，討逆軍已經進了城。這倒成全了他們，讓他們擺脫了這次復辟的責任。

陳寶琛本來是個最穩重、最有見識的人。在這年年初發生的一件事情上，溥儀對他還是這個看法。那時勞乃宣悄悄地從青島帶來了一封信。發信者的名字已記不得了，只知道是一個德國人，代表德國皇室表示願意支持清室復辟。勞乃宣認爲，這是個極好的機緣。如果再加上德清兩皇室

結親，就更有把握。陳寶琛對於這件事，極力表示反對，說勞乃宣太荒唐，是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傢伙；即使外國人有這個好意，也不能找到勞乃宣這樣的人。誰知從復辟這天起，這個穩重老練的老夫子，竟完全變了。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復辟的第一天，溥儀受過成羣的孤臣孽子叩賀，回到毓慶宮，就聽見陳寶琛這麼嘀咕。他拈着白鬍子團兒，老光鏡片後的眼睛眯成一道縫，顯示出異乎尋常的興奮。

然而使溥儀最感到驚奇的，倒不是他的興奮，也不是他在『親貴干政』問題上表現出的與王公們的對立（雖然直接冒犯的是溥儀的父親），而是在處理黎元洪這個問題上表現出的激烈態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奮勇去見黎元洪，勸黎退位（梁、黎是兒女親家），不料遭到拒絕，回來忿然告訴了陳寶琛和朱益藩。陳寶琛聽了這個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齊來到毓慶宮，臉上的笑容完全沒有了，露出鐵青的顏色，失去了控制，對溥儀說：

『黎元洪竟敢拒絕，拒不受命，請皇上馬上賜他自盡吧！』

溥儀吃了一驚，覺得太過分了，就說：

『我剛一復位，就賜黎元洪死，這不像話。民國不是也優待過我嗎！』

陳寶琛這是第一次遇到溥儀對他公開的駁斥，但是同仇敵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氣呼呼地說：『黎元洪豈但不退，還賴在總統府不走。亂

臣賊子，元凶大慙，焉能與天子同日而語？」後來他見溥儀表示堅決，不敢再堅持，同意讓梁鼎芬再去一次總統府，設法勸他那位親家離開，梁鼎芬還沒有去，黎元洪已經抱着總統的印璽，跑到日本公使館去了。

討逆軍逼近北京城，復辟已成絕望掙扎的時候，陳寶琛和王士珍、張勳商議出了一個最後辦法，決定擬一道上諭給張作霖，授他為東三省總督，命他火速進京勤王。張作霖當時是奉天督軍，對張勳給他一個奉天巡撫是很不滿意的。陳寶琛對張作霖這時寄托了很大的希望。這個上諭寫好了，在用『御寶』時發生了問題，原來印盒的鑰匙在戴溥手裏，若派人去取就太費時間了，於是陳寶琛當機立斷，叫人把印盒上鎖頭索與砸開，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寶』。（這道上諭並未送到張作霖手裏，因為帶信的張海鵬剛出城就被討逆軍截住了。）溥儀對陳師傅突然變得如此果斷大膽，有了深刻的印象。

復辟的開頭幾天，溥儀每天有一半時間在毓慶宮裏。念書是停了，不過師傅們是一定要見的，因為每樣事都要聽師傅們的指導。其餘半天的時間，是看看待發的上諭和『內閣官報』，接受人們的叩拜，或者照舊去欣賞螞蟻倒窩，叫上駟院太監把養的駱駝放出來玩玩。這種生活過了不過四五天，宮中掉下了討逆軍飛機的炸彈，局面就完全變了。磕頭的不再來了，上諭沒有了，大多數的議政大臣們沒有了影子，紛紛東逃西散，最後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陳寶琛。討逆軍飛機空襲那天，溥儀正在書房裏和老師們說話，聽見了飛機

聲和從沒聽見過的爆炸聲，嚇得溥儀渾身發抖。師傅們也是面無人色，在一片混亂中，太監們擁着溥儀趕忙回到養心殿，好像只有睡覺的地方才安全。太妃們的情形更加狼狽，有的躲進臥室的角落裏，有的鑽到桌子底下。當時各宮人聲噪雜，亂成一團。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空襲，內亂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國空軍。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說一下的話，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臥室裏，把廊子裏的竹簾子（即雨搭）全放下來——根據太監和護軍的知識，這就是最聰明的措施了。幸虧那次討逆軍的飛機並不是真幹，不過是恐嚇了一下，只扔下三個尺把長的小炸彈。這三個炸彈一個落在隆宗門外，炸傷了抬『二人肩輿』的轎夫一名，一個落在御花園的水池邊，炸壞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個落在西長街隆福門的瓦檐上，沒有炸，把聚在那裏賭錢的太監們嚇了個半死。

給張作霖發出上諭的第二天，紫禁城裏聽到了迫近的槍砲聲，王士珍和陳寶琛都不來了，宮內宮外失掉了一切聯繫。後來，槍砲聲稀疏下來，奏事處太監傳來了『護軍統領』毓澌稟報的消息：『奏上老爺子，張勳的軍隊打了勝仗，段祺瑞的軍隊全敗下去了！』這個消息也傳到了太妃那裏。說話之間，外邊的槍砲聲完全沒有了，這一來，個個眉開眼笑，太監們的鬼話都來了，說關老爺騎的赤兔馬上出了汗，可見關帝顯聖保過駕，張勳才打败了段祺瑞。溥儀聽了，忙到了關老爺那裏，摸了摸他那個木雕的坐騎，却是乾巴巴的。還有個太監說，今兒早上，他聽見養心

殿西暖閣後面有叮叮噹噹的盔甲聲音，這必是關帝去拿那把青龍偃月刀。聽了這些話，太妃和溥儀都到欽安殿叩了頭。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個安穩覺。第二天一清早，內務府報來了真的消息：『張勳已經逃到荷蘭使館去了……』

載灃和陳寶琛在這時出現了。他們的臉色發灰，垂頭喪氣。溥儀看了他們擦好的退位詔書，又害怕又悲傷，不由得放聲大哭。

溥儀這可憐的孩子，這一次只做了十二天的皇帝！

### 康有為梁啟超筆戰

自七月一日復辟後，黎元洪因對外電訊不通，乃派專使南下，把北京城內政變原委，及自己受脅經過公開出來，同時作了三個重要決定：一、請副總統馮國璋代行總統職；二、請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三、將大總統印信送請段祺瑞攝護。這時候定武軍持械前來總統府，聲勢汹汹，黎知事態嚴重，於是這天傍晚偕衛隊統領唐仲寅，秘書劉鍾秀及僕從一人逕赴東交民巷內，住在日本公使館武官齋藤少將家中，正式由日本政治庇護。

段祺瑞在天津聞變，即與梁啟超商量，正好接到黎總統的密函，於是立即在天津馬廠誓師，自稱共和軍總司令和接着馮國璋亦與段祺瑞聯合通電，數張勳八大罪狀，譬擬他為董卓朱溫。馮段相聯後，聲勢大振，各省紛紛通電擁護，公舉段為討逆軍總司令，段乃改共和軍為討逆軍，設總

司令部於天津造幣廠，以段芝貴爲東路軍總司令，曹錕爲西路軍總司令，與駐馬廠的第八師李長泰部，分三路挺進。辮子兵只有五千人，顧東不能顧西，孤掌難鳴，腹背受敵，張勳原以爲各省均贊成復辟，如今却大家都轉而擁護馮段，自己反成衆矢之的，直氣得辮子都翹了起來。

七月四日段軍主力到了楊村，七日和張軍在廊房決戰，辮子軍大敗，乃退回北京城，在天安門、景山、東華門、西華門、南河沿各處設置砲位佈防。十二日段軍分三路直入京城，旅長吳佩孚、馮玉祥等向天壇進攻。下午辮子軍慘敗，張勳率殘兵五百餘人圍在中央公園負隅頑抗，終告不支，偕妻子逃入東交民巷荷蘭公使館。

當辮子軍兵敗時，復辟新貴開始卅六着走爲上策，張鎮芳、雷震春都拋棄了尙書頭銜出京逃難，行至豐台被討逆軍捉住。馮德麟本在天津，趕到北京想做復辟的功臣，至是也欲逃命，在新民屯被逮。大難臨頭各自奔，所有的紅頂花翎俱作鳥獸散。於是討逆軍令通緝康有爲、劉廷琛、萬繩武、梁敦彥、胡嗣瑗等。

當張勳在荷蘭公使館避匿時，有人曾往探訪，只見他左手挾着一支快槍，右手抱着一包文件，恨恨的對來人說：「徐州會議時，贊成復辟有大家親筆簽名，現在我手中，如再相迫，我老張只好把一切公開出來了。」

據說，在討逆軍與辮子軍劇戰時，勝利已經在望了，徐世昌曾密語段祺瑞說：「這次事件，本非清室之意，公等早知原委，請勿因此加罪清室，張勳禍首，亦不過一個莽夫，請念同胞之誼

，窮寇莫追。」段祺瑞表示仍當保全優待清室條例，亦不致加害張勳。故徐世昌曾電告清宮內務大臣世續說：「幼君安住宮中，則優待一事亦可繼續有效。」並電告張勳說：「執事既不操兵柄，自可不負責任，至於家室財產，已與段總理商明，亦不爲己甚，昌當力爲保護。」待段祺瑞入都後，果然並未發令緝拿張勳。而清室一切優待條例俱毫未變動。

康有爲後來曾有「致徐太傅書」洋洋五千萬言，登在「不忍」雜誌第九、第十全冊中，揭發復辟經過，力指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都曾與謀，始亂終棄，憤憤不平。且有詩爲證——

「諸帥本與少軒徐州訂盟復辟，今竟妬功背盟無信，感而賦詩，詩曰：圍城慘淡賭龍爭，蟬鳴聲中聽炮聲。諸帥射王敢傳檄，羣僚賣友竟稱兵，晉陽與甲何名義？張柬無謀召喪傾。信義云亡人道絕，龍旆收影涕沾纓。」

復辟本爲一鬧劇，鬧劇中最有趣是康有爲、梁啟超師生二人，各助一方，康助張復辟，梁助段討逆，雙方發表的文告就是師徒二人的手筆。兩大國手所撰文告都很動聽，復辟失敗後，康恨梁入骨，亦有詩爲證——

「此次討逆發難於梁賊啓超也，詩曰：鴟梟食母斃食父，刑天舞戚虎中關。逢蒙彎弓專射羿，坐看日落淚潸潸。」

有關這次復辟改變的幾篇文章，現在把它分別抄在下面。

張勳請求復辟的奏摺：——  
「奏爲國本動搖，人心思舊，謹合詞頌請復

辟，以拯生靈，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經國以綱紀爲先，救時以根本爲重，我朝開基忠厚，聖聖相承，主教則首尚人倫，敷政則勤求民隱，是以皇靈赫濯，敬者懷若帝天，化澤涵濡，愛者戴如父母，雖經髮捻寇氛之巨亂，卒賴三三大臣效忠疆場，用能削平禍亂，弼我不基。蓋仁澤入人既深，而王綱又足以維繫之也。廿載以來，學者醉心歐化，奸民結集潢池，兩者相資，遂成辛亥之變，孝定景皇后不忍以一姓之尊榮，罹萬民於塗炭，勉徇所請，詔設臨時政府，原冀惠安黎庶，止息干戈，豈意根本動搖，竟以安民之心，助彼厲民之虐。彼時臣勳、臣國璋等，孤軍血戰，莫克回天，臣嗣冲、臣懷芝等，雖力遏妖氛，卒難激決。貽憂君國，寢饋難安，忠憤填胸，積年成疾。然不敢不仰承廟略，倖冀昇平。蒙難艱貞，於茲七載。乃共和實行以後，上下皆以黨賄爲爭端，各便私圖，以貪濟暴，道德淪喪，民怨沸騰，內外紛呶，迄無寧歲，蒼黎凋瘵，逃死無門。此實非孝定景皇后遜政之初心，我皇上所當收回政權，實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

臣等伏查列強之世，非建設鞏固帝國，不足圖存，此義近爲各國所主張，尤深合吾民之心理，以中國之皇王神聖，代有留貽，規復典章，易於反掌。而我皇上英姿天挺，聖學日昭，雖在冲齡，睿逾往聖。況當阨陜之運，曾無七聖之驚，而吾民迭嬰荼毒，尤後后以來。臣等蒿目時艱，痛心天禍，外察各國旁觀之論，內審民國真實之情，靡不謂共和政體，不適吾民。實不能復以

四兆人民敲骨吸髓之餘生，供數十政客毀瓦晝壤之兇戲。非后何戴，窮則呼天。臣等反覆密商，同盟誓，謹代表二十二省軍民真意，恭請我皇上收回政體，復御宸極，為五族子臣之主，定宇內一統之規。臣等內外軍民，誓其效命，竭忠保衛皇室。伏懇我皇上大慈至德，俯允所請，天下幸甚。所有國本動搖，人心思舊，合詞籲請復辟各緣由，謹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施行。謹奏。」

宣統上諭：——（是康有為的手筆）：

「朕不幸，以冲齡繼承大業，兢兢在疚，未堪多難。辛亥變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靈塗炭，毅然以祖宗創垂之重，億兆生靈之命，付託前閣臣袁世凱，設臨時政府，推讓政權，公諸天下，冀以息爭弭亂，民得安居。乃國體自改革共和以來，紛爭無已，迭起干戈，強劫暴斂，賄賂公行，歲入增至四萬萬，而仍患不足，外債增出十餘萬萬，有加無已，海內騷然，喪其樂生之氣，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遜政恤民之舉，轉以重困吾民，此誠我孝定景皇后初衷所不及料，在天之靈，惻痛而難安者。而朕深居宮禁，日夜禱天，傍徨飲泣，不知所出者也。今者復以黨爭，激成兵禍，天下洶洶，久莫能定。共和解體，補救已窮。」

據張勳、馮國璋、陸榮廷等以國體動搖，人心思舊，合詞奏請復辟，以拯生靈。又據瞿鴻禨等為國勢阽危，人心渙散，合詞奏請御極聽政，以順天人。又據黎元洪奏請奉還大政，以惠中國，而拯生靈各等語。覽奏情詞懇切，實深痛懼。

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責，輕任於冲人微眇之躬，反不忍以一姓禍福之舊言，遂置生靈於不顧。權衡輕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於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臨朝聽政，收回大權，與民更始。而今以往，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上下以至誠相感，不徒恃法守為維繫之資；政令以懲慝為心，不得以國本為嘗試之具。況當此萬象虛耗，元氣垂絕，存亡絕續之交，朕臨深履薄，固不敢有樂為君，稍自縱逸。爾大小臣工，尤當清白乃心，滌除舊染，息息以民瘼為念，為民生留一分元氣，即為國家留一息命脈。庶危亡可救，感召天庥。所有與復初政，亟應興革諸大端，條舉如下：

（一）欽遵德宗景皇帝諭旨，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定為大清帝國，善法列國君主立憲政體。

（二）皇室經費，仍照所定每年四百萬數目，按年撥用，不得絲毫增加。

（三）凜遵本朝祖制，親貴不得干預政事。

（四）實行融化滿漢畛域，所有以前一切滿蒙官缺，已經裁撤者，概不復設。至通俗易婚等事，並著所司條議具奏。

（五）自宣統九年五月本日本以前，凡與東西各國正式釐定條約，及已付債款各合同，一律繼續有效。

（六）民國所行印花稅一事，應即廢止，以紓民困。其餘苛細雜捐，並著各省督撫查明，奏請分別裁減。

（七）民國刑律，不適國情，應即廢除，暫以

宣統初年頒定現行刑律為準。

（一）禁除黨派惡習，其從前政治罪犯，概予赦免，倘有自棄於民，而擾亂治安者，朕不敢赦。（二）凡我臣民，無論已否剪髮，應遵照宣統三年九月諭，悉任統便。

凡此九條，誓共遵守，皇天后土，實鑒臨之。將此通諭知之。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內閣議政大臣張勳。」

黎元洪總統於拒絕梁鼎芬請求「歸還大政奏文」上簽名後，發出了三則通電：

第一電云：「本日張巡閱使率兵入城，實行復辟，斷絕交通，派梁鼎芬等來府游說，元洪嚴詞拒絕，誓不承認。副總統等擁護共和，當必有善後之策。」

第二電云：「天不悔禍，復辟實行。聞本日本清室上諭，有元洪奏請歸政等語，不勝駭異，吾國由專制為共和，實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始終民國，不知其他。特此奉聞，藉免誤會。」

第三電云：「國家不幸，患難相尋。前因憲法爭持，致啓兵端。安徽督軍張勳，願任調停之責，由國務總理李經羲主張，招致入京，共商國是。甫至天津，首請解散國會。在京各員，屢次聲稱，保全國家統一起見，委曲相從，刻正組織內閣，期速完成，以圖補救。不料昨晚十二點鐘，突接報告，張勳主張復辟，先將電報局派兵佔領。今晨梁鼎芬等入府面稱，先朝舊物，應即歸還等語。當經痛加責斥，逐出府外。風聞彼等已發出通電數道，何人名義，內容如何，概不得知

。元洪負國民付託之重，擬一俟內閣成立，秩序稍復，即行辭職，以謝國人。今既枝節橫生，張勳胆敢以一人之野心，破壞羣力建造之邦基，及世界承認之國體，是果何事，敢卸仔肩。時局至此，諸公夙懷愛國，遠過元洪，佇望迅即出師，共圖討賊，以期復我共和，而救危亡。無任迫切。臨電涕泣，不知所云。」

（按：以上三電，時因北京電報局被張勳派兵保守，特派金永炎持至上海拍發。）

七月二日，復又電副總統馮國璋，代行大總統職務。電云：「此次政變猝生，致搖國體。元洪不德，統御無方，負疚國民，飲痛何極。都中情形，日趨險惡。元洪既不能執行職權，民國勢將中斷。我公同受國民重託，應請依照約法第四十二條，暨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暫在軍府代行大總統職務。目前交通梗絕，印綬齎送，深虞艱阻，現已任命段芝泉為國務總理，並令暫行攝護，設法轉呈。此後一切救國大計，請我公與芝泉協力進行，事機危迫，我公義無旁貸。臨電翹企，不盡區區。」

### 馬廠誓師討逆檄文

段祺瑞馬廠誓師的討逆檄，是梁啟超手筆：

「討逆軍總司令段祺瑞，謹痛哭流涕申大義於天下曰：嗚呼，天降鞠凶，國生奇變。逆賊張勳，以凶狡之資，乘時盜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顛覆國命，震擾京師，天宇晦霾，神人同憤。該逆出身籠養，行穢性頑，便佞希榮，漸躋顯位。

自入民國，阻兵要津，顯抗國定之服章，禁索法外之餉糈，軍餒凶橫，行旅裹足，誅求無饜，私囊充盈，凡茲稔惡，天下共聞。值時多艱，久稽顯戮。比以世變湮迫，政局小紛，陽託調停之名，陰為竄竊之備，要挾總統，明令敦召，遂率其醜類，直犯京師。自其啓行伊始，及駐京以來，屢次馳電宣言，猶以擁護共和為口實。逮國會既散，各軍既退，忽背信誓，橫造逆謀。據其所發表文件，一切託以上諭，一若出自幼主之本懷，再三臆舉奏摺，一若由於羣情之擁戴。夷考其實，尙屬十言。當是日夜十二時，該逆張勳，忽集其凶黨，勒召都中軍警長官二十餘人，列戟會議，勦叱咤命令，迫衆雷同。旋即挈康有為闖入宮禁，強為擁戴。世中堂續，叩頭力爭，血流滅鼻。瑜瑾兩太妃，痛哭求免，幾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齡，豈能禦此強暴，竟遭誣脅，實可哀憐。該偽諭中，橫捏我黎大總統、馮副總統及陸巡閱使之奏詞，尤為可駭。我大總統手創共和，誓與終結，兩日以來，雖在樊籠，猶疊以電話手書，密達祺瑞，謂雖見幽，決不從命，責以速圖光復，勿庸顧忌。我副總統一見偽諭，即賜馳電，謂被誣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則陸巡閱使聯奏之虛稱，亦不煩言而決。所謂奏摺，所謂上諭，皆張勳及其凶黨數人密室篝燈，構此空中樓閣，而公然騰諸官書，欺罔天下。自昔神姦巨惡，勸進之表，九錫之文，其僞孟兇戲，未有若今日之甚者也。

該逆勳以不忘故主，謬託於忠愛。夫我輩今固服勞民國，強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戀誰則讓

人。然正惟懷感恩圖報之誠。益當守愛人以德之訓。昔人有言：長星勸汝一杯酒，世豈有萬年天子哉。曠觀史乘，迭與迭仆者幾何代，幾何姓矣。帝王之家，豈有一焉能得好結局。前清代有令辟，遺愛在民，天厚其報，使繼續之者不復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優待條件，勒諸憲章，礪山帶河，永永無極。吾輩非臣事他姓，絕無失節之嫌；前清能永享殊榮，即食舊臣之報，仁至義盡，中外共欽。今謂必復辟而始謂忠耶？張勳食民國之祿，於茲六載，必今始忠，則前日之不忠孰甚？昔既不忠於先朝，今復不忠於民國。劉牢之一人三反，狗彘將不食矣，謂必復辟而始為愛耶？凡愛人者，必不忍陷人於危。以非我族類之嫌，丁一姓不再與之運，處羣治之世，而以一人為衆矢之的，危孰甚焉！張勳雖有天魔之力，豈能翻歷史成案，建設萬劫不亡之朝代。既早晚必出於再亡，及其再亡，欲復求有今日之條件，則安可得？豈惟不得，恐幼主不保首領，而清室子孫且無噍類矣。清室果何負於張勳，而必欲藉手殲滅之而後快？豈惟民國之公敵，亦清室之大罪人也！

張勳偽諭，謂必建帝號，乃可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張勳何人，乃敢妄談政治。使帝制而可得良政治，則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觀萬國歷史，變遷之迹，由帝制變共和而獲治安者，既見之矣；由共和返帝而獲治安者，未之前聞。法蘭西三復之而三革之，卒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確立共和，國乃大定，而既擾攘八十年，國之元氣，消耗盡矣。國體者，譬猶樹之有根也，植樹而屢搖其根，小則萎黃，大則枯死。故凡破壞國體

者，皆召亂取亡之道也。防亂不給，救亡不贍，而曰吾將藉此以改良政治，將誰欺，欺天乎？

復辟之貽害清室也如彼，不利於國家也如此。內之不特非清室自動，而孀妃耆傳，且不勝其疾首痛心。外之不特非羣公勸進，而比戶編氓，各不相謀，而瞋目切齒。逆賊張勳，果何所為何所恃而出此？彼見其辦子軍橫行徐，亮，亦既數年，國人優容而隱忍之，自謂人莫敢誰何，遂乃忽起野心，挾天子以令諸侯，因以次剷除異己，廣布心腹爪牙於各省，掃蕩全國有教育，有紀律之軍隊，而使之受支配於彼之土匪軍之下，然後設文網以抗賢士，箝天下之口。清帝方今玩於彼股掌之上，及其時則取而代之耳。罪浮於董卓，凶甚於朱溫，此而不討，則中國其為無男子矣！

祺瑞罷政旬月，幸獲息肩，本思稍事潛修，不復與聞政事。忽遭此變，羣情鼎沸，副總統及各督軍省長，馳電督責，相屬於道，愛國之士夫，望治之商民，好義之軍侶，環集責備，義正詞嚴。祺瑞撫躬循省，繞室徬徨，既久奉職於民國，不能視民國之覆亡，且曾筮仕於先朝，亦當救先朝之狼狽。謹於昨夜分視師馬廄，今晨開軍官會議，六師之衆，僉然同聲，誓與共和並命，不共逆賊戴天。為謀行師指臂之便，謬推祺瑞為總司令，義之所在，不敢或辭，部署略完，尅日入衛。

言財政則國庫無一錢之蓄，而蠻兵獨優其餉，且給現銀。言軍紀則辦兵橫行都門，而國軍與之雜居，日受凌轢。數其閣僚，則老朽頑舊，幾榻烟霞。問某主謀，則巧語花言，一羣鸚鵡。似此而能濟大事，天下古今，寧有是理？即徵義師，亦當自斃。所不忍者，則京國之民，倒懸待解。所可懼者，則友邦疑駭，將起責言。祺瑞用是履及劍及，率先勇進，以為國民怙此蠢賊。區區愚忠，當蒙共諒。

該逆發難，本乘國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軍警各界，突然莫審所由來，在勢力無從應付，且當逆焰熏天之際，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隱忍未討，理亦宜然。本軍伐罪弔民，除逆賊張勳外，一無所關。凡我舊侶，勿用以脅從自疑。其有志切同仇，宜詣本總司令部商受方略，事定後酬庸之典，國有成規。若其有意附逆，敢抗義旗，常刑所懸，亦難曲庇。至於清室遜讓之德，久而彌彰，今茲生靈，禍由張逆，冲帝既未與聞，師保尤明大義，所有皇帝優待條件，仍當永勒成憲，世世不渝，以著我國民念舊圖功，全始全忠之美。祺瑞一俟大難戡定之後，即當迅解兵柄，復歸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設，迅集立法機關，刷新政治現象，則多難興邦，國家其永賴之。謹此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 第二次的退位詔諭

宣統退位詔

「宣統九年五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前據張勳等奏稱：國本動搖，人心思舊，懇請聽政等言。朕以幼冲，深居宮禁，民生國計，久未與聞。我孝定景皇后遜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遺訓，本無絲毫私天下之心，惟據以救國救民為詞，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請，臨朝聽政。乃昨又據張勳奏陳，各省紛紛稱兵，是又將以政權之爭致開兵衅。年來我民疾苦，已如火熱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茲困累。言念及此，輒轉難安。朕斷不肯私此政樂，而使生靈有塗炭之虞，致負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會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辦一切交接善後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禍，欽此！」

大總統令

據內務部呈稱：准清室內務府函稱：本日內務府奉諭：前於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欽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國人民傾心共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民國共和，並議定優待皇室條件，永資遵守，等因；六載以來，備極優待，本無私政之心，豈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號張勳率領軍隊，入宮盤踞，矯發諭旨，擅更國體，違背先朝懿訓。冲人深居宮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當為天下所共諒。著內務府咨請民國政府，宣佈中外，一體聞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據情轉呈等情。此次張勳叛國矯挾，肇亂天下，本共有見聞，茲據呈明咨達各情，合亟明白佈告，咸使聞知。

此令！

中華民國六年七月十七日

國務總理段祺瑞

儀溥的父親載灃，在復辟失敗後的日記中，曾這樣記下了當時的真情實況：

二十日：上門。張紹軒（勳）辭職，王士珍代之。不久，徐菊人（世昌）往見皇帝，告知外邊情形。……

廿一日：上門。現擬採用虛下漸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電出發，以明態度云云。蔭兄（載澤）來談。

廿二日：上門往宿。近日七弟（按指載溥）屢來電話，信札及晤談云云。張紹軒來函強硬云云。

廿三日：上門。回府。……聞馮（國璋）已於南京繼任（代理大總統）云云。張紹軒遣傳民杰來謁。六弟（按指載洵）來函……

廿四日：由寅正餘起，南河沿張宅一帶開戰，槍炮互放，至未正餘始止射擊。張紹軒已往使館避居。

廿五日：丙辰。上門。始明白（這三個字是後加的）宣佈取消五月十三日以後辦法（指宣佈退位）。

廿八日：上門。差片代候徐太傅、段總理兩處。

廿九日：初伏。差人贈予徐太傅洗塵肴饌。大雨。世相（續）來談，據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維持關於優待條件。惟二十五所宣佈之件（指『退位詔』）須另繕改正，今日送交云。徐太傅差人來謁。申刻親往訪問徐太傅晤談刻許。

六月初一日：壬戌。朔。上門。借詣長春宮（敬懿太妃）行千秋賀祝（這後面貼着大總統令，將內務府的卸復辟之責的公函佈告週知）。

初四：徐太傅來答拜，晤談甚詳，並代段總理致意阻與云。

十二日：小雨，民國於六月以來，關於應籌皇室經費及旗餉仍如例撥給云云。

十四：遣派皇室代表潤貝勒（按指載潤）往迎馮總統，甚妥洽。……

十五日：差人持片代候馮總統，並贈肴饌。

十六日：上門。紹宮保（英）來談。……

十七日：上門。民國代表湯總長化龍覲見，答禮畢，仍舊例週旋之。

十八日：親往訪徐太傅，晤譚甚詳，尙無大礙。

廿一日：上門。……收六弟自津寓今早所發來函，略同十八日所晤徐太傅之意，却好尙好……

廿七日：七弟自津回京來談。閱報民國竟於今日與德奧兩國宣戰了。由紹宮保送來五月二十二日之強硬函件，存以備考。

廿九日：親訪世太傅致囑托之意。

七月初一日：壬辰。朔。上門借見四宮皇貴妃前云云。……接七弟電話，暢談許久。

初四日：七弟來談，已見馮總統，意思尙好。……（未完）

###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 汪公紀等著

中外人物，向為中外雜誌最大特色。執筆名家，陣容之堅強，極一時之選，既富史料價值，又饒有閱讀興味，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佳構。頃應各地讀者要求，選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已出版，定價十八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

「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要目：

- 汪公紀：憶吳鐵老。起飛聲中憶尹仲容。
- 張振玉：十三經譯人理雅格。
- 王康：蔣百里自戕浴愛河。
- 朱家讓：于峻吉辦逆勢外交。
- 楊却俗：白崇禧的毀譽。
- 易恕致：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
- 蔣君章：丁文江二三事。
- 張森：吳佩孚的患難之交。
- 王成聖：班禪九世一生神跡。廣東宿將黃慕松。中國哲人郭秉文。
- 王培堯：將軍與詩人。